

主題四：通傳神聖的言語（普及班 G01 組學習的成果）

編輯：G01 組長 Dominic Chow（2024 年 7 月 1 日）

《學員們與組長互動的分享》

第十課：「通傳神聖的言語」之（4a）「言語與神聖」

CL 組員：夏神父在 6 月 1 日的課堂中提到瑪利亞母親可以對耶穌講說話，然後耶穌會聽她所講的去做一些事，表示上主的說話會因瑪利亞的要求而去發出來。以下是我學習後的感想：

很多人有疑問，為什麼天主教會紀念聖母的瞻禮、祈禱、又特別於每年五月、十月唸玫瑰經恭敬聖母，並且承認聖母不同的顯現及奇蹟，教會是否已本末倒置呢？

其實恭敬聖母並非是教會創立的，而是來自天主的旨意。此事可以從聖經中有跡可尋：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 1, 14）

那麼天主是如何降生成人寄居在人間的呢？就是透過聖神（天主的愛）向童貞女瑪利亞祝福報喜、得到了瑪利亞的答允和合作才可以成事的。因此瑪利亞是救恩史上 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天使加俾額爾奉天主差遣，往加里肋亞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去，到一位童貞女那裡，童貞女的名字叫瑪利亞。天使進去向她說：「萬福！充滿恩寵者，上主與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天使對她說：「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你將懷孕生子，並要給他起名叫耶穌。」「聖神要臨於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你，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天主的兒子。」瑪利亞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路 1: 26, 28, 30, 31, 35）

很多人也奇怪為什麼教友要向聖母祈禱？原因是耶穌聽了聖母瑪利亞的要求，便會發出說話，以行動來回應聖母，去幫助有需要的人。聖母亦都提醒我們要聽從耶穌的聖言並且生活出來。

"在加里肋亞加納有婚宴。酒缺了，耶穌的母親向他說：「他們沒有酒了。」他的母親給僕役說：「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作什麼。」耶穌向僕役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他們就灌滿了，直到缸口。"（若 2: 1, 3, 5, 7）

聖母的地位在天主眼中是十分重要的，耶穌在十字架臨終時仍然記掛着把聖母瑪利亞交給他的愛徒，作為世人的母親。

"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若 19:26-27）

以上的例子說明天主是很重視聖母的話語，所以藉着聖母的轉禱是可以直達耶穌，耶穌會聆聽和發出言語和行動。聖母帶領我們更加親近耶穌，她所做的一切絕對不是光榮自己，而是協助我們更加恭敬天主。她時常愛人如己，謙遜、聽命於天主，把耶穌的說話默存心中，反覆思量等各種美德，確是值得我們孝愛她和效法的好榜樣。

組長：十分感謝妳為大家做了這個有關聖母瑪利亞的分享！

我好同意妳所分享的。的確，瑪利亞同耶穌是母子關係，毫無疑問是可以對耶穌講話的。瑪利亞是信德的典範（參考 路 1: 38），她知道耶穌是天主的兒子（參考 路 1: 35），亦知道在天主前沒有不能的事（參考 路 1: 37）。耶穌因着人的信德而顯奇蹟（參考百夫長的信德 - 路 7: 9-10），那麼，何況是瑪利亞，她的信德比任何人都更大。所以，耶穌絕對會聽她母親所講的去做一些事，即是聖言（上主的說話）會因瑪利亞的要求而發出來。

妳提及：很多人會疑問，為什麼天主教會紀念聖母的瞻禮？我想最具爭議性的瞻禮，應該是聖瑪利亞天主之母節。那麼，聖瑪利亞天主之母節與我們基督徒有何關係呢？我深信這個慶日是有其積極的意義，就是要慶祝天主讓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能力去做個完美的基督徒。當然，做個完美的基督徒是要依靠天主的恩寵，要藉著基督，偕同基督，並在基督內完成的。因為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經過我，誰也不能到父那裏去。」（若 14: 6）

天主所創造的人原本就是完美無瑕的。可惜，原祖父母、亞當和厄娃因驕傲得罪天主而失去了原有的聖德，就連帶全人類都失落了那完美的聖德。就這樣，在創造之初，罪惡由於女人（厄娃 —— 眾生之母）而進入世界。不過，天主透過耶穌的救世工程重新創造世界，就在重新創造之時，罪惡則由於女人（瑪利亞 —— 新厄娃）的服從而被徹底摧毀。因此之故，全人類都可以藉著這新創造而重拾在舊創造所失去的完美聖德。

瑪利亞是天主特別揀選的人，作為全人類應具備完美聖德的典範。瑪利亞是第一位基督徒，也是一個最完美的基督徒。她一生追隨耶穌基督，並愛祂終生不渝。瑪利亞是新約櫃，因為她懷有天主子、耶穌，而被尊稱為「天主之母」。瑪利亞是新約櫃的形象，直至天主把她提升到天上，這事實也沒有改變。（參閱默 11: 19; 12: 1-2, 5）

我們在人生路上，好多時都會遇到困難。於是，我們都會向天父祈禱，向耶穌祈禱。在軟弱無力祈禱的時候，就會找團體內的兄弟姊妹們代禱。那是正常的行徑，因為我們需要團

體內的兄弟姐妹們的支持，好讓自己有力量走向耶穌，又希望憑藉眾人的代禱可以上達於上主。

其實，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已經想到我們的不足，知道我們需要強而有力的支持及代禱。於是，祂就把我們交托給祂的母親。（參閱若 19：25-27）瑪利亞有著最無微不至的細心去關注人們的需要，並主動向主耶穌作出強而有力的轉禱。（參閱若 2：2-11）所謂近朱者赤，瑪利亞的信德和服從天主的美德是無人能及的，因此，我們找她相伴同行，絕對是比我們團體內任何一位的兄弟姐妹更靠得住。瑪利亞說：「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路 1：38）因此，我們跟隨瑪利亞去走向耶穌是最明智的，這也是耶穌的意願。

我們慶祝聖瑪利亞天主之母節，正是要提醒我們瑪利亞是一個最完美的基督徒，是我們歸向耶穌，達於天父的最好之典範。因此，這節日是讓我們慶祝天主給我們成聖的明燈，就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藉著童貞榮福瑪利亞的陪伴，而有能力去做個完美的基督徒。

萬福，至聖之后 - 聖言中的天主之母，請為我們祈禱！

JF 組員：從凡俗層面來看言語與神聖，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摘錄，他斷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義或不合正義，這就得憑借言語來為之說明。他這個想法讓我想起了韓愈《送孟東野序》的主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海倫凱勒》這段視頻講述了海倫凱勒通過水而建立與外界聯繫的奇妙時刻，是一個令人感動和振奮的時刻。正如她自己在傳記中所說：突然間，我感到一種朦朧的意識，彷彿某種被遺忘的東西。一種回歸思想的快感，不知何故，語言的奧秘向我揭示了。那時我就知道，水意味著流過我手的美妙涼爽的東西。活生生的話語喚醒了我的靈魂，給了它光明、希望，讓它自由！海倫凱勒的經歷賦予了她語言的魔力，這正正就是馮洪堡在《論語言》中所說：沒有語言就不可能有任何概念，心靈也不可能有任何對象，只有透過概念，任何外在事物才能獲得意識的完整存在。

語言一方面可以是惡意的、破壞性的工具，不過同時也可以是善意的、建設性的工具。在我的選擇中，我寧願以語言去感恩、去讚美，並為公義發聲，通過語言將個人內心的概念和感覺轉化，表達所思所想，更為知識、技術、文化傳授繼承，將我們從無知中解放出來。

從神聖層面來看，《梵文：神的神聖語言》這段視頻談到了梵文由神吐氣而成，是神在時間之初創造的，表達著永恆和創造的概念。這種神的呼氣讓我聯想到若望福音第一章：在

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這兩個不同信仰的宗教，竟然會對言語與神聖有這樣不謀而合的觀點，實在出乎意料。

伊拉斯謨在他的《若望福音釋義》中試圖解釋創造的奧秘以及聖父與聖子之間的關係。相對的是布特曼的《耶穌與言》，他認為語言是有局限性的，用人的語言來談論天主，局限於言者語言上的表達能力和聽者語言上的理解能力。語言的局限性在我的觀念中，若非聖神啟示了天主的奧秘，人類總是無法以語言去解釋或描述天主的神妙莫測。不僅如此，在我個人的靈修經歷，尤其是於默靜祈禱時與耶穌相聚而所感受到的內心喜悅和安慰，更是無法形容，難以言喻。

組長：十分感謝你就「言語與神聖」這論題為大家作多方面廣泛的分享！分享内容相當豐富。

你好有條理地從「凡俗」及「神聖」兩個層面去看「言語與神聖」，讓大家可以清晰地瞭解兩者的意義。

亞里士多德指出事物是否合乎正義或不合正義，是憑藉言語來說明。而韓愈所說的「不平則鳴」，也正是與事物的正義有關。雖則這是在「凡俗」中的事情，但是「正義」卻與神聖有關。因為「正義」是來自天主的「公義」。

《聖經辭典》對「正義」的結論：【我們將義分為天主的義，以及人的義，而人的義導源於天主的義，是以只有天主才是義德的根源。耶穌說：「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或先知，而是為完成」（瑪5:17），即為完成法律或先知所啟示與人的天主的義。聖教會稱耶穌為義德的太陽，即要人在耶穌義德的光照下，跟隨耶穌，來完成自己所受自天主的義。】

《海倫凱勒》的視頻是講述她自傳中一個令人感動和振奮的故事。安妮把海倫帶到外面的抽水機處，把海倫的手放在水龍頭下。當清涼的水流過一隻手時，她在另一隻手上拼出「water」這個字，先是慢慢地，然後是快速地。突然間，這些訊號在海倫的腦海中變得有意義。她知道「水」意味著流過她手的美妙涼爽的物质。

海倫·凱勒是一個從小聾盲啞的女孩，看不見世界的繽紛與美妙，只能憑著「觸摸」的本能探索生活的樣貌，是何等的挫折與孤單？不過，美國殘障教育家安妮·蘇利文、海倫·凱勒的老師幫助她在黑暗的世界中點亮一盞明燈，帶領她逐步學會透過手心拼寫、摸嘴唇學發音，與他人溝通；學習點字閱讀、打字寫作，探索各種學問，讓她用知識豐富自己的生命，一步步領略人生的美好。（摘自網上資源）

正如馮洪堡所說：「我們所講的每個字是意識中產生的物體形象的複製品，而非物體本身的複製品。」海倫·凱勒看不見，她純粹是靠觸摸的感知概念及意識去複製物體的形象，而發展出來的說話。

從她的生平得知：她就讀於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並成為第一個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的聾盲人。從 1924 年到 1968 年，她在美國盲人基金會（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工作；在此期間，她遊覽於美國各地，並前往全球 35 個國家，為視力喪失者提供協助。（摘自網上資源）

我們在凡俗的世界裡，看到海倫·凱勒天生的缺憾。不過，我們卻看到「神聖」的出現，就是她老師對她的愛心，而改變了她的一生。而她也藉著生命的改變去愛人。就是她遊覽於美國各地，並前往全球 35 個國家，為視力喪失者提供協助。「天主是愛」，她老師和她的愛心都是反映天主的愛，而讓「神聖」顯現。

「語言」反映人心的善惡。惡人出口傷人，甚至乎致人於死地；善人說話謙厚有禮，令人感受到和藹可親的善意。因此，「善言」反映「神聖」的臨現；反之，「惡言」遠離「神聖」。

從神聖層面來看，你提及「神的呼氣」。讓我想起天主在創造人的時候，是以祂的呼氣使人獲得生命的氣息。「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創 2:7）而天主是藉著祂的「聖言」創造天地萬物和人類的。「萬物是藉著他（聖言）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他而造成的。」（若 1:3）因此，按創世紀的記載，天主在創造時說有什麼，就造了什麼。天主「說」，就是天主藉著「聖言」行動。

《梵文：神的神聖語言》這段視頻談到了梵文由神吐氣而成，是神在時間之初創造的，表達著永恆和創造的概念。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天主不單只向基督宗教（天主直接啟示的宗教）揭示真理，同時也讓不認識祂的宗教間接地領悟真理。

論及「言」的局限性：因為人是有限的，所以人的「言」是有局限性的。天主卻是無限的，因此「聖言」是無限的。若果基督徒憑著信德，全心信賴主耶穌（聖言），祂必賜予我們祂的神。儘管人是有限而軟弱的，可是當人一旦充滿聖神，說話便鏗鏘有力，能穿透人心。（參考宗徒大事錄第二章）

LY 組員：本課主題：「通傳」「神聖的」「言語」。一開始，神父就舉出了初生嬰兒喊三聲作為引子，說出了這喊出的三聲本身其實就已經是一種語言的表達，這種與生俱來的表達能力是從那裏來的呢？天主賦予了人類這說話的能力，目的就是要人類以此作為表達自己及與人溝通的工具。

然而，作為溝通的語言也不是只限於聲音，身體語言比如表情動作手勢，文字語言比如詩詞歌賦等都是語言。神父把中國文化上與言有關的文字為我們分為幾等類別為我們列出來，這等文字有的是形容動作的比如發言立言斷言；有的是形容那說出來的話是怎麼樣的比如雅言巧言惡言；亦有些四字成語，當中有不少是與歷代研究語言學者的學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比如言不由衷、言外之音、不言而喻、得意忘言等。其中末代皇帝溥儀外籍帝師莊士敦的名言 "Words are important. If you cannot say what you mean, you will never mean what you say." 就很能表達出言不由衷的意思，如果你不能說出你心中所想要說的，那就不如不說，這真是一個大智慧。

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28) 認為語言研究是對心靈和思想本質的探究。語言並不只是局限於發出一個「聲音」，海倫凱勒 (Helen Kelle 1880 - 1968) 小時候老師給予她的那個「水的經驗」向她揭示了語言的奧秘，她的自傳中說這「活生生的話語喚醒了她的靈魂，給了它光明、希望，及自由」。神父在這裏說，原來說話本身是比聲音要高出很多層次的一個「事物」來的。令我反省到雅各伯書要我們箝制口舌，也就是說要謹口慎言；因為，「說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來的，說出來的話本身要含有「愛的內容」，不然，就只是一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一個無聊的聲音而矣。

伊拉斯謨 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 說語言是心靈的一面鏡子，表達說話者內心的想法。天主是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天主的愛的語言，他就是聖言，他來就是向我們「通傳」「神聖的」「言語」，向我們揭示出天主對人類的愛。基督是聖子，祂降生成人就是來與人從新建立關係，給人帶來寬恕，帶來重生！

組長：十分感謝妳為大家做了一個很好的分享！

夏神父說：「初生嬰兒喊三聲本身，其實就已經是一種『言語』的表達。」事實上，嬰兒一出娘胎就大聲哭啼，是生理上的需要。由於嬰兒在母胎中，都是透過胎盤由母體供給氧氣進行呼吸，一旦離開母體後這樣的渠道自然會被切斷。由於出生後的嬰兒必須依靠自己進行呼吸，因此新生嬰兒需要透過哭的動作，讓自己的肺部能夠順利張開而進行呼吸。

不過，初生嬰兒的哭聲正是「通傳」生命訊息的「表達」；就是出生第一哭越大聲，即顯示嬰兒的身體越健康。這好像是嬰兒以哭聲講出「我可以自己呼吸了」的訊息；那在場聽到的人都會接收到訊息，而歡欣喜悅並感謝上天（天主）的恩賜。

毫無疑問，「言語」是與人溝通最直接的方法。不過，講說話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而一些不發聲的「語言」則可以彌補不足，譬如：手語（為聾啞人士）、身體語言、文字、圖畫等等。所謂「一畫勝千言」，就是如此可以強化「言語」溝通的能力。

有些人士好有「語言」天才，可以通識多國不同語言。論及不同的「語言」，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通用語言」的理論。意思是說，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凡是人都會有一種語法說通用的。當然，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語法，那是不同的，但是就基礎上，是有個「通用的語言」。在此，讓我想到「聖言的降生」，給了我們一個共通的「語言」，就是「愛」的語言。

夏神父說得對：「我們一般人是從聲音去瞭解說話，而說話是比聲音高好多倍層次的一個事物來的。」海倫·凱勒（Helen Keller）就是一個好例子：當她由手勢經過接觸水的經驗變成手語的之後，她說：「那個活生生的話語喚醒了我的靈魂，給了我光明、希望，讓我自由！」真的，聲音並不一定可以讓人有內心的感動。所以，俗語有云：「左耳入，右耳出；水過鴨背」，即顯示聽者「心不在焉」。雖然海倫是靠接觸事物的感觀及使用手語，但是她所感受的，卻是比聲音高好多倍層次。

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說：「天主的獨生子為最高思想的話語，讓我們認識神」。所謂「最高思想的話語」，就是「聖言」。妳說得對：「祂（聖言）來就是向我們通傳神聖的言語，向我們揭示出天主對人類的愛。基督是聖子，祂降生成人就是來與人從新建立關係，給人帶來寬恕，帶來重生！」

AC 組員：夏神父說：「初生嬰兒喊三聲，其實就已經是一種『言語』的表達。」事實上，嬰兒一出娘胎就大聲哭啼，除了是生理上的需要同時告訴父母我已平安來到世上，嬰兒的喊聲同時也觸動父母一直擔心子女的健康，平安，透過哭聲（語言）使父母得到安慰，因他的來臨也為眾人帶來喜樂。

在這個步伐很快的時代，人人都追求《我的需求要立即得到滿足，我的問題要立即得到解決》不祇對別人對自己也一樣，從而減小言語溝通。將人與人之間推向 陌路。

看看瑪利亞在領報後，將會成為耶穌的母親，就向我們示範了另一種模式，雖然有著種種疑問，她卻把一切默存心中，以信德，盼望等待天主的作答。面對生活的難題，她沒有要天主立即解答她的疑問，滿足她的需要。

瑪利亞願意服從天主旨意是出於對天主的信賴和愛。而且她慢慢體會到這孩子將會帶給她更多心靈的苦痛，正如西默盎對她所說：〈看這孩子已被立定，為使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和復起，並成為反對的記號，至於你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為叫許多人心中的思念顯露出來。〉（路 2：34-35）我們可見到瑪利亞由始至終，都將這些事默存心中反覆思

考，直至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她總算了解，天主賜給她這個兒子，必須走上天主為他預備的路。

我們不防嘗試效法瑪利亞尋求天主的方式，在心中思想靜待天主語言。

言語可以是善意和惡意的，我會選擇用言語去感恩，讚美主，能力可以，希望能用言語去安慰和幫助有需要的人，藉此將內心感覺轉化，自己從缺失，無知中釋放出來。

組長：十分感謝妳為大家做了一個很好的分享！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和能說天使的語言；但我若沒有愛，我就成了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格前 13:1）為保祿宗徒來講，只是懂得把「聲音」轉化為「語言」是不足夠的，應該還需要有「愛」的內涵，「言語」才是有用的，否則，「說話」都是等於「聲音」而已。

夏神父說：「初生嬰兒喊三聲，其實就已經是一種『言語』的表達。」雖然初生嬰兒所發出的是「哭的聲音」，而非有語法的「言語」，但是嬰兒所發出來的「哭聲」卻蘊含著無比的「愛」，那「哭聲」穿透父母的心靈，而引發出內心不可言喻的愛火。為此，初生嬰兒喊三聲，其實就已經是一種「充滿愛的言語」表達。

妳提及：「在這個步伐很快的時代，人人都追求……，從而減小言語溝通。將人與人之間推向陌路。」這令我想到在這個電腦（包括手機）科技發達的時代、「剔除神聖」的世代，有多少人（特別是小孩子）沉醉於電子遊戲的虛擬世界裡，可以廢寢忘食，與世間隔絕似的，真的好少同人會面交談。在這樣缺乏用「言語」溝通的情況下，就絕對會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推向陌路。

俗語有云：「言多必失」。聖母瑪利亞卻善於「把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想。」（路 2:19）但是，當她講說話的時候，都是充滿「愛德」的。譬如：瑪利亞在加納婚宴上，看見主家缺酒了，就告訴耶穌。她發「言」的目的是對別人的需要釋出愛心。因她信靠主耶穌，而對主耶穌講說話，而令「奇蹟」出現。

夏神父在課堂中表達，說：「瑪利亞母親可以對耶穌講說話，然後耶穌亦都會聽她所講的說話去做一些事情。即是『上主的說話』是會因著瑪利亞的要求，而去發出來的。耶穌說：『你們把缸灌滿水罷！』這句話是有能力的，但是祂如此說，就是因為祂的母親對祂的要求。」

第十一課：「通傳神聖的言語」之（4b）「天主教歷史上通用的語言 - 拉丁語」

CL 組員：首先在此多謝夏其龍神父搜集了不同的資料，為學員們詳細介紹拉丁文。我上完了這一課，又一次增廣見聞，眼界大開。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自己身在香港，通常要接觸或運用到拉丁文，多數是透過學校的校訓、教會的禮儀、經文、額我略彌撒、在歌詠團唱或聽到拉丁文歌曲等等，其實還有很多途徑的，我真是一隻孤陋寡聞的井底之蛙。

原來拉丁文一直與我們日常的生活息息相關，我甚至是從小就與它生活在一起，被它潛移默化了也不自知。因為無論是衣、食、住、行的用品，小如一件 Lux 香梘、大如一駕 Mercedes-Benz 房車、廣告、招牌、招紙、建築物、英語及其他國家的語言，都可以找到拉丁文無孔不入的足跡。

拉丁文的確是一種博大精深的語言，意簡言深，充滿哲理，它對古今中外各地的文化有深遠及正面的影響，故在教會推行禮儀本地化之前，一直備受推崇，至今仍有很多人深深懷念著拉丁文彌撒呢！

夏神父曾指出，在香港的城門水塘也能找到由三個拉丁文寫成很有意思的句子，Nisi Dominus frustra。原來出處是來自（聖詠第 127 篇：1）

登聖殿歌，撒羅滿作。「若不是上主興工建屋，建築的人是徒然勞苦；若不是上主在護守城堡，守城的人白白儆醒護守。」

由此可見，世上的萬事萬物，若不是來自天主的意思，渺小的人們，甚麼也不能作，一切也只是徒勞無功。我多麼渴望城門水塘的遊人能夠看得懂 1937 年刻在石上的拉丁文，那是多麼美好的福傳的機會呢！

組長：十分感謝妳為大家做了一個很好的分享！

誠然，我們有幸得到夏其龍神父為學員們講解拉丁語，讓我們知道在現今的日常生活中，有好多東西仍然使用拉丁文字。

雖然現在拉丁語已經沒有作為「母語」的使用者，但是拉丁文仍然被廣泛應用於生物學、解剖學、醫學、法學和神學領域；而拉丁字母也是絕大多數歐洲語言的基礎表音文字。時至今日，拉丁語在梵蒂岡依然被聖座列為官方語言之一。

梵二前的彌撒是採用拉丁語的，所以我小時候真是去「望」彌撒，因為完全不明白神父在說什麼。更可笑的，我當年參加輔祭團，輔彌撒的時候，輔祭是要用拉丁文回應神父的。因此，本堂神父就需要教輔祭團一些基本的對答經文。那時候，我連英文都不懂，何況是拉丁文呢？那麼，唯有靠死記了。

神父說：“Dóminus vob í scum” 就是「願主與你們同在」。輔祭就要回應：“Et cum spiritu tuo” 「也與你的心靈同在」。

我現在還有機會接觸拉丁文，並非是在禮儀中，而是學唱歌。我的聲樂老師，雖然他是一位基督教徒，但是他對我說：「你是個天主教徒，是應該要學唱” Ave Maria” 「萬福瑪利亞」的。我好喜歡學唱” Ave Maria”，因為是「聖母經」。

Ave, Mar í a, gr átia plena,
Dó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 éribus,
et bened í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Sancta Mar í 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ae.
Amen.

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
主與妳同在。
妳在婦女中受讚頌，
妳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
天主聖母瑪利亞，
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
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
亞孟。

JF 組員：拉丁文是美麗的語言，沒有它就沒有歐洲的許多語言，如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義大利語。儘管英語屬於日耳曼語族而非羅馬語族那樣屬於拉丁語的後裔，然而大約百分之六十的英語單詞均起源於拉丁語。英語的詞彙特別豐富，原因之一是因為在其歷史中一直在借用其他的語言以充裕自己的語言。

我初次接觸拉丁文是六零年代，我讀中學時在學校附設的小教堂做輔祭開始的，那是在梵二之前。在那年代，所有彌撒都是用拉丁文來慶祝的。我十分感激耶穌會神父細心地教授和解釋拉丁語的含義，而非要我盲目地背誦彌撒的禮儀祈禱和對答經文。而我能夠掌握英語語文的細微差別，都因為神父給了我拉丁文認真的教導。在學習過程中，我意識到一旦懂得詞根的含義，除了能夠瞭解其衍生變化外，我還可以通過添加不同的前綴和後綴來擴展我的英語詞彙。再加上當時校園內大多數的花草樹木，每每都附有植物的中文、英文名

字和拉丁文學名，更是有利於學習。猶記學校禮堂旁邊的四株純白山茶花其拉丁文學名是 *Camelia japonica*。

回顧去年在耶路撒冷朝聖時，我找到一種久違的親切，因為我能夠以拉丁文參與背誦主禱文。事隔數十年，仍然能夠記得那段拉丁文，實在是天主的恩典。

組長：十分感謝你為大家做了一個十分好的分享！

誠然拉丁文是一種美麗的語言，它對歐洲許多語言的發展影響深遠，而形成當今拉丁語系之語言。

你當輔祭時接觸拉丁文比我有福，你是在中學時期，有英語的基礎，對學習拉丁文好有幫助。我是在讀小學一年級時參加輔祭班的，由於我那時尚未懂英語，因此，即使當時瑪利諾會的神父悉心教導，除了幾句對答經文外，我對整台彌撒的意義則不甚瞭解了。

是啊！植物的學名都是用拉丁文的。我喜愛園藝，當查考所栽種的花、草、樹木時，都會看到其拉丁文的學名。拉丁文真的應用甚廣。

由於你有深厚的拉丁文根基，因此你能夠背誦主禱文，並事隔數十年，仍然能夠記得那段拉丁文，誠然，乃是天主的恩賜。為此，我們讚美天主，感謝天主。

由於我要學習唱「Ave Maria」，因此可以背誦拉丁文的「聖母經」。我覺得拉丁文的「聖母經」好優美。

另外有一首我喜歡的拉丁文歌” Panis Angelicus” 《天使的麵包》，那些歌詞好有意思：

Panis Angelicus
Fit panis hominum
Dat panis coelicus figuris terminum
O res mirabilis
Manducat Dominum
Pauper, pauper servus et humilis
Pauper, pauper servus et humilis
Panis Angelicus
Fit panis hominum
Dat panis coelicus figuris terminum
O res mirabilis

Manducate Dominum

Pauper, pauper servus et humilis

Pauper, pauper servus, servus et humilis

Pauper, pauper servus, servus et humilis

中文意譯：

天使的麵包

它成為人類的麵包

天上的麵包給了人畫上邊框

哦，美妙的事情

主讓人吃吧

貧窮、貧窮的僕人和卑微的人

貧窮、貧窮的僕人和卑微的人

天使的麵包

它成為人類的麵包

天上的麵包給了人畫上邊框

哦，美妙的事情

主讓人吃吧

貧窮、貧窮的僕人和卑微的人

貧窮、貧窮的僕人，奴僕和卑賤的人

貧窮、貧窮的僕人，奴僕和卑賤的人

這是由三位神父合唱的” Panis Angelicus”，歌曲好美的。

The Priests – Panis Angelicus (In Concert At Armagh Cathedral)

<https://youtu.be/cVYnN6vWOWs>

LY 組員：這一課學習「天主教歷史上通用的語言 - 拉丁語」，之前從未有如此近距離的聽著人說過看過及接觸過拉丁文的語音及文字，真是有趣的一課。

拉丁文是甚麼，長久以來，為甚麼會成為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語言，它與「凡俗與神聖」這課程有何關係？夏神父以恩神父在視頻中對拉丁文的看法作為起點，與我們娓娓的道了出來。

拉丁文不是方言，因為今天，已沒有人以它作為母語。夏神父與我們分享說拉丁語之所以會通傳神聖，是因為它曾經有一段時間是非常的普遍，是羅馬教會的官方語言。事實上，有許多現代語言都受到過拉丁語的影響，很多語句都是來自拉丁文的字根；認識拉丁文會

有助於我們理解英語及豐富起其它西方語言的詞匯和語法結構。原來生活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我們，在凡俗中，很多時其實都是被拉丁語環繞著而不自知的。

神父就與我們分享了不少很有意思的拉丁文諺語：

很喜歡西塞羅(Cicero 106BC-43BC)那譯成了英文的那句：You are never so little alone as when you are alone。的確，沒有甚麼比完全敞開心靈來與主獨處的時間更令你感到自由；沒有任何受造物，包括在凡俗中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能夠令到我們與主的愛相隔絕；獨處的祈禱時刻，看似孤單，卻其實是與主最親密，靈性最充盈的時刻。

還有塞內卡(Lucius Aulus Seneca, BC4-AD65)的名言比如 Delay is the greatest remedy for anger. (拖延是治療憤怒最好的良藥)

意識到自己要發怒時先吸一口氣然後數三聲，這或許會是其中一種頗為奏效的拖延方法吧。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are angry with the sinner and not with the sin.

(大多數人對罪人而不是罪惡感到憤怒)真是一針見血的智慧之言。舊約中若瑟的哥哥們對他的嫉妒就是一個例子，他們該表憤怒的對象應是偏心的父親而不是備受偏疼的弟弟吧？

最後，神父以德訓篇的經文作結束：「上主的一切化工，都美妙絕倫；他所指定的，無不依時成就。人不可說：「這是什麼？這有什麼用處？」因為一切，都要在預定的時候，被人發見。」的確，由舊約巴貝耳塔的混亂到基督聖言的降生再到五旬節聖神的降臨到今天，天主何曾停止過祂對人類的發言，何曾停止過祂對人類的拯救工程？

組長：十分感謝妳為大家做了很好的分享！

為妳及那些以前從未有機會在近距離聽人說過、看過及接觸過拉丁文的語音及文字的同學們，這真是有趣的一課。夏神父推薦大家看恩保德神父講拉丁文入門的視頻，恩神父一開始就說：「拉丁文是一種好美麗的語言，又是一個好重要的文化；沒有拉丁文就沒有歐洲了。… 拉丁文不是一種死了的語言；雖然現在沒有人講拉丁文，但是並非沒有了這種語言，而只是改變了。」

即使我們並非住在歐洲那些以拉丁語系為母語的國家，確實很多時都是被拉丁語環繞著而不自知，因為有很多日常生活上的東西都是仍然用拉丁語的。

妳提及那些拉丁文諺語真是好有意思的。

西塞羅：Numquam se minus solid quam cum solus esset

這令我想起聖保祿在羅馬書所說的話：「那麼，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 8:35, 38-39）

塞內卡：Maximum remedium est irae mora

拖延需要忍耐，這令我想起聖保祿在哥羅森書所說的話：「為此，你們該如天主所揀選的，所愛的聖者，穿上憐憫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如果有人對某人有什麼怨恨的事，要彼此擔待，互相寬恕；就如主怎樣寬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寬恕人。」（哥 3:12-13）

天主何曾停止過祂對人類的發言，何曾停止過祂對人類的拯救工程？的確，天主沒有停止過祂對人類的發言。為我們基督徒，我們無時無刻透過讀經、祈禱（默想、默觀）、甚至在特殊的情況下，天主都會對我們說話。

AC 組員：一直以來，教會拉丁語被視為西方文化之基石和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語言。可是在近四十年來，這種「天主教徒的特徵」（*sensus catholicus*）已從教會禮儀，信友靈修生活等逐漸褪色。這現象當然與人們，甚至神長和教會機構對拉丁語應用之誤解有關。在他們中，有些人認為教會拉丁語不但不是教會的「官方語言」，因為在教會歷史中這「神聖語言」只是被應用了數世紀，而且更因為其已經「不合時宜」，不能滿足教會和現代人心靈所需而在梵二大公會議中以本土語言將其所取締。但是這些都是合乎歷史事實？現代教會

真的不鼓勵，甚至摒棄拉丁語嗎？本文將集中探討以下三個部份：

（一）拉丁語在教會禮儀中應用之歷史

（二）羅馬天主教會以拉丁語為其「禮儀語言」的原因

（三）梵二及近代教宗對拉丁文之看法和實際應用（一） 拉丁語在教會禮儀中應用之歷史

有些人認為拉丁語只是被天主教會應用了數個世紀而已，因此其不能作為教會官方語言。但這說法合乎歷史事實嗎？若我們仔細探討教會的歷史，就不能發現這種說法實有商榷之處。在早期教會中，教會的確最先採用了希伯來文或阿拉美文作為其彌撒中主要的禮儀語言，因為這兩種語言都是耶穌基督和宗徒們常說之口語。這亦能解釋為何在現今彌撒中我們仍會找到一些阿拉美文語的詞彙，如「Amen」和「Alleluja」等。到了第二世紀中期，這兩種語言逐漸被當時羅馬帝國人民常用語言—希臘文所取代，例如我們在聖堂中常見的禮儀記號「IHS」就是「耶穌基督」希臘文的簡稱（當然亦有人認為這是拉丁文 *Iesu Hominum Salvator*，意即「耶穌人類救主」的縮寫）。

其後，在使用希臘文近一個世紀後，於公元後 250 年，在羅馬帝國不同城市的舉行的彌撒也逐漸使用拉丁文作為其禮儀語言（例如在米蘭）。在這裏我們應注意拉丁文在教會的出現並不是一件突然發生的事。早在初期教會已有不同聖人聖師以拉丁文寫作，如在聖猶斯（St. Justin, 150 AD）和聖希波黎篤（St. Hippolytus, 215 AD）的著作中已不泛

拉丁文的作品。因此，拉丁文取締其他語言的過程是緩慢及循序漸進的。除了作為羅馬帝國的主要語言外，教會進一步使用拉丁文亦是有其他的原因，如當時「亞略異端」的出現迫使教會定制不同在彌撒使用的拉丁文禱文，使拉丁文的使用更為廣泛。因此，直到公元後 380 年西羅馬帝國的天主教會正式以拉丁文作為彌撒禮儀的語言。從那時開始至 20 世紀末，即在一千多年間，拉丁文便成了羅馬禮中常用的禮儀語言。

（二）羅馬天主教會以拉丁語為其「禮儀語言」的原因 從以上我們可得知拉丁文在教會中使用的歷史，但為什麼呢？有些人認為到了 17 世紀時歐洲的共通語言已不是拉丁文，加上這種語文是「死」的（dead language），因為沒有人再以其溝通，因此現今的教會不應繼續使用拉丁文。可是，這些合乎歷史事實的理據看來沒有使教會改變心志，那麼教會為何仍然選擇並推廣使用這種「過氣」的語言？格斯神父（Fr. Richard F. Clarke）在他那本著名《天主教理闡釋》（the catechism explained）的書中解釋，拉丁文的使用是因為其「可敬性」和「神秘性」。首先，所謂「可敬」的特性是指拉丁語文的古老性質，因為其「已從第一世紀開始就是天主教徒讚美天主的語言」首先，不論是西方的拉丁禮彌撒還是東方的感恩祭禮，其核心都是最後晚餐與十字架祭獻的重演，更是禮儀的巔峰。

我們領受耶穌聖體與寶血，是基督臨於我們內，使我們成為真正基督的肢體，並與基督合而為一。每一台彌撒，每一次的神聖禮儀，都是凡塵中的天國盛宴。耶穌說過，有人設了盛宴，邀請人來，但眾人皆有藉口推辭（路 14: 16-24）。這表示人們不飢餓，才對盛宴不感興趣，或是無法真心參加盛宴。唯有抱持著「渴慕之心」的信眾，也唯有盼望領受聖餐之信友，信仰的奧秘才得以在他們心中起作用。

對於西方的拉丁禮（西方教會的彌撒）而言，十六世紀前並沒有完全統一的形式，1570 年教宗聖庇護五世在特利騰大公會議（Concile de Trente）後頒布了整個教會統一使用的彌撒禮儀經本，以拉丁文舉行禮儀，爾後將近四百年的期間內，它成了普世天主教會的彌撒，直到梵二後開始實行新禮彌撒（拉丁文 Novus Ordo，意指新常規）為止。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 2007 年頒布的《歷代教宗》手諭中，正式申明傳統的特利騰彌撒（le rite tridentin）為「羅馬禮的特殊形式」（forme extraordinaire）。

無論是西方拉丁禮或是東方拜占庭禮，同樣有準備領受共融聖事的聖祭禮儀，拉丁禮從預備禮品、獻禮、感恩，引領信友至領受共融的聖事（領聖體禮，拉丁文：Ritus

Communione)。誦念天主經（拉丁文：Oratio dominica，主禱文）為準備好自己的心靈以領受聖體聖血。平安禮後，主祭神父行擘餅禮（拉丁文：Fractio panis），接著分送聖體，眾信友因領受同一個生命之糧，成為一個身體（格前 10: 17）。

這個課程對我而言是一個十分困難的課題，在不久前參加了明供聖體，靈修，大會播放了拉丁文天主經，當時我一頭霧水聽完也沒有太大反應。

感謝聖神帶領讓我在課程中能夠再次學習，但我知道仍是一知半解，可能分享有理解錯誤請組長糾正。

組長：十分感謝妳為大家做了很好的分享。

妳在網上找到的資料，應該是來自《淺談拉丁文在天主教會的重要性》一文：

<https://fratercyrillus.com/2023/05/>。該文集中探討三個部份，而妳節錄了其中的兩部份：

- （一）拉丁語在教會禮儀中應用之歷史；
- （二）羅馬天主教會以拉丁語為其「禮儀語言」的原因。

那麼，現代教會真的不鼓勵，甚至摒棄拉丁語嗎？其實，該文第三部份：《梵二及近代教宗對拉丁文之看法和實際應用》就有好好的解釋，那是值得大家去看看的：「或許有人會說，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已在教會禮儀中廢除拉丁文的使用，更有甚者稱之為「梵二精神」。然而，不同教會文件和教宗的話，都與上述說法相左。……」

至於拉丁語仍然是天主教會的官方語言嗎？

在梵二之前、梵二期間以及梵二之後 50 年後的今天，拉丁語仍然是天主教會的官方語言。且看，教宗的所有通諭仍然先用拉丁文寫成，然後翻譯成其他語言。

妳說：「在不久前參加了明供聖體，靈修，大會播放了拉丁文天主經，當時我一頭霧水聽完也沒有太大反應。」雖然妳聽不明白拉丁文天主經，但是妳心中有中文天主經，那就應該有反應了。

妳的情況，讓我記起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件事。當年，我去加拿大魁北克（一個加拿大的法語省份）的滿地可市探望朋友。主日我去了就近的一間天主堂參加彌撒，整台彌撒都是以法語進行。雖然我完全聽不明白，但是我仍然投入在禮儀中。因為，即使我不能明白彌撒所講或所唱的，至少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為光榮天主，這便足以成為我積極參與的理由。